



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謂交謂之夢

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

名滿昭王子也

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化人也

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

實不砭砭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

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

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蝼而不可饗蝼蛄臭也王

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

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

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

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

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

子娥媯媯音茅靡曼者娥媯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

蛾眉設筓珥珥音塞耳○筓首飾珥瑱也以衣於

反阿錫阿細穀錫細布曳音裔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

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日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

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游王

執化人之祛音墟○祛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

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

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

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

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樵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

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

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

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

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

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猶移

也推王若碩虛焉碩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

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

扶貴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化

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

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

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

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况神心

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疑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

之圃王閒閒音閑恒謂習其常存也疑斲亡之彼

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變化之極徐疾之

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王

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

尊卑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古驂

也也驕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縹史記曰造

得驂驕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郭璞注云皆

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主車則造父

盜驪山子為八駿○縹古犧字

宋本驂作華

減亦

字未為右淮南子云鉗且秦丙之御也除轡

御也鉗其炎反且子余反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荀子之織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天

郭璞云柏天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

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竹用反以洗王之

足漣乳也以巴所及二乘實證之人已飲而

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

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崑崙山有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五色水也陸費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

世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王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

西征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

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名白雲王和之

和答也詩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

名東歸登弁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平音嗚呼又作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辨諧後世其追數

色句反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穆王責也

幾幾音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

乃徂知世事無常世以為登假假音焉假字當作

遐世以為登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

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

而進之於室屏必鄂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

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

宋本憤作憤

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

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

之幻窮二儀之數揜陰陽之紀造物者其巧

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

皆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

日已詳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

幻則學也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

三月遂能存亡自在音絞顧野王讀四

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

况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

未始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

之與理雖精寵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

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

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

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

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衆

所不疑推此類也蓋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

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沒顧眄則

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用日

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子列子曰善為

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

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

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

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覺

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

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古也六奚

謂八徵一曰故事二曰為為作三曰得四曰



怖

喪五日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

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

噩音夢周官注云噩當為驚三曰思夢因思

四曰寤夢覺時道五曰喜夢因喜悅六曰

懼夢因思怖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

異者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

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

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為

宋本言成作誠識

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一體之盈

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

並形吉凶往復不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

恐懼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燔燔如悅反火性猛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

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甚飽則夢與甚饑則

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是以以浮虛為

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宋本通作過

小字卷三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

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

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為夢

形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

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

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為鳥而屬於天夢為魚而替於淵

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

宋本怪作理

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西極

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辨日下同

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

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

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

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

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

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  
 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  
 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  
 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  
 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  
 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  
 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  
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

產其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

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

吟下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

昔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

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

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

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

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

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

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

吾南反 嚳藝音詀吟並寤語也 呻呼徹旦息焉尹氏

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

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

衰相襲樂極哀生故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

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並少間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

於晝而寤於夜 鄭人有薪於

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 而擊之斃之恐人見

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也 中覆之以蕉與樵同 不

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

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

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

夢邪新者之歸不厭厭音慳又於艷反失鹿其夜真

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

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

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

實被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

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

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

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

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亡音

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况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

胡化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

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匿

占

宋本所作身嗜作食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

可因卦兆而推情慝可假象數而尋今志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

無所容其鑿豈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

卦兆之所古非祈請之所禱以祈福慶正

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

無專惑行無狂僻則非藥石之所攻於疾痲結

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於疾痲結

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

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

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

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

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

非一塗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

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醫術之所絕

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志

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

辭

廖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今有慮蓋亂有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

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

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

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

非一塗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

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醫術之所絕

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志

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

子卷三

三

幾乎至  
理也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

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

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

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

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

也須臾之亡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况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

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寄妙賞

於大秦人逢逢音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

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為哭視

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朽其臭朽常甘以為苦

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

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

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

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

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

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  
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  
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  
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  
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  
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  
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  
汝之糧不若過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

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張文於楚及老而還  
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  
城其人愀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  
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音涓  
玄胡犬胡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  
人哭不自禁禁音金同行者啞音啞然大笑曰  
予昔給給音待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  
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



更微小也作徹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  
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三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四

列子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

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

閒音

君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

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

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

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

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

天

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弦歌以激發

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大者自然之分命者

窮達之數也孔子愀反七小然有間愀然變色少時曰有是

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汝之意失矣此吾昔

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與今之所明

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今告若

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

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

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曩吾脩詩書正

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

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非但脩一身治魯

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而魯

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

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

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闕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

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

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

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

體

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知則能樂

無心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

不為居宗躰備故能無詩書禮樂何棄之有

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出

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歸家

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顏

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

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

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闕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

聖耳豈識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

所以聖也顏回之辭夫聖人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

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

而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

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

音庚桑名楚史

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者得聃之道老

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能以

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字耳目者

不閱牆壁耳魯侯聞之大驚用形不怪耳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

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魯侯卑辭請問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

壁 徹

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

假之器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

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合於氣

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此寂

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

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

其有介然之有唯

唯

然之音雖遠在八荒

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唯

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

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

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仲尼笑而不荅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為荅

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

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

見孔子

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

跡耳豈知所以聖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

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

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

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

聖則丘弗知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

因世應務之麓迹非所以為聖者所

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

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

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絕遠而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信不化而自行

為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者可以言

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

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

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

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

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

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

宋本是你足

列子卷四

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躰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丘疑其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茫者也

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

疑之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者也

所及故以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為欺罔也

宋本辨作辯注同

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務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

列子卷四

二

不能同有違和光之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

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弗許也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

所以事吾而不貳貳疑也也會同要當寄之於

能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伯昏瞽莫

反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反色主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

亦自不知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

其數也其數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

老不相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

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

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也心虛

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

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弟子四十人同行此

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見南郭子果若欺

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宋本上作士頭

魄焉魄片各反字書作欺而不可與接欺

上人也一說云欺顧視子列子形神形喪外物不能得關之

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

攝御豈物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

行反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行行

然若專直而在一本存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

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子列子之

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反舍咸

有疑色欲發列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音進

盡知者亦無言窮理躡極故用無言為言亦

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

於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

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

遺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

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

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

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

列子卷四

宋本分處作處

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如斯而已

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麓至高

之異容動止之殊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

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

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若笑並坐似

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音進

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

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

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初子列子好

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

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

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

覺與化俱往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與人

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與

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

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

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玩彼物之無故不

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

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

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

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

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

隆口窾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

川瀆温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

宋本涉作凌

然後備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眡音視內足於已故不

知所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

固能遇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

物而觀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故曰游其至

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

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曰子之術

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

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

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

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

貴視吾如人忘彼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

賤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凡此衆疾爵

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

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

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

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

體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背音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

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

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

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亾常也老子曰死

而不亾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

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亾不幸也役智求全

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

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由死而死

故雖未終而自亾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

亦是理由死而生幸也及於此此誤生者未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

道存亾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

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季梁之死

死 地

列子卷四

三

宋本別字下有也字

易

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悟之

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隸人之生

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亦不知所以

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睹音

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而銳飛口將爽者先

辨淄淄音澠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

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之○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體將僵

僵音者先亟去吏奔佚音疆音作也如

將奔也與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

人理亦然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

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

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

人之所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

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故物不至者則不

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

體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多賢有道德而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圃

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鄭之圃澤圃田

中識皆為闇昧衰迷之所資圃澤圃田

縣有道德而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圃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過音東里遇

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干偽若舞彼來者奚

若世或謂相嘲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鄧析

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

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

而為牢藉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

鼈人以時籍魚鼈蝦也又國語云羅籍魚也

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

也文字雖異其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

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

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

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而位之者

編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

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羣才並

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

無此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聰者為

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荀粲謂

傳蝦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

減我耳蝦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

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荅曰成功名者

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

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為

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廼吾

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

也公儀堂谿氏言

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

懦夫也懦弱也音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

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反之舌春螽螽音

也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

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

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

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

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



宋本家作道  
誤本本作家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

無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

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

不為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

故學眎者先見與薪學

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

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於外無難故名不出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其一家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

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也

然則

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猶免於矜故能致稱

以能用

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

乎

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好與

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

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

傷乎諸如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

皆存而不除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

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佞給而不中

丁仲反雖才辨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好

怪而妄言愛奇異而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

與韓檀木安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

勝人之口不能服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

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

實驗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孔穿孔

孔子之孫世記云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

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

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

著堀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孔穿駭之

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蒙之弟子曰鴻超

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史記云綦

均日衛之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射其目矢

來注眸子而眦眦音不睫本作挾目瞬也矢

隧隧音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

子輿

六

後

當

魯編也 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

固非愚者之所曉戲子與後鏃中前括鈞後

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

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

瘦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聞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眊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

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

患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闔射箭之所至要

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闔其極則

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

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

顛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麗

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

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

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

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

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有指不至夫以

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

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

不至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

也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際則其一常在

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

芒泯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有影不移夫影

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宋本神作經

卷四

九

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  
 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  
 鳥之影未嘗動也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  
 嘗動也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  
 髮引千鈞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  
 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此論見  
 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存多有  
 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  
 孤犢未嘗有母不詳其  
 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  
 如此之比皆不可備  
 也載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  
 在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指則  
 皆至忘指故無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  
 所不至也物既不盡而心

宋本之鳴作於馬

宋本鳴作馬

更滯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  
 有也移說在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  
 改為也於不等故墨子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  
 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也白馬  
 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  
 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  
 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樂正  
 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之鳴本  
 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  
 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  
 理趣取為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設令  
 義則長矣而皆謂有條貫也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

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

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

堯治天下

天下欲

治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

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

滅則堯不覺在物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

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

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

堯喜問曰

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

因禪以天下

功成身退

舜不辭而受之

會至而應關尹

喜曰在已無居

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箸

形物猶事

理也事理自明

其動若水

順水而動

其靜若

非我之功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

故其道若

鏡

故若鏡也

故若響也

故其道若

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善若

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

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

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

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亦非有心

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而無心而

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唯默而得之而

志成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

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無倣者知而忘情能而

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為發無知

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現也積塵也

此則府宅

雖無為而非理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



陽明

